

ZHANGWEI

张蔚

搭错车的温暖

几年前,是个农历腊八节之夜,很冷的风。我行走在一个叫“杨岗”的地方,四周一片漆黑,我给一户农家操办婚礼摄像完后急急地往家赶。当时出来我就害怕,按当地习俗,新人入洞房后便不宜出来。其他人也各自找寻温暖处。我央一个来吃喜酒的小伙子送我,小伙子笑:女人家就是胆子小。

这是一条从“造甲”通往合肥的公路,很长很长。这一段路基本打不到车。也有车从耳边呼啸而过,小伙子的手伸得再长也不能拦住。“我到家了”,小伙子突然说。又说你沿这条路一直朝前,到张洼就能打到车。我不吭声,他哈哈又笑,说:吓死了吧!放心,不拦到车我不会走。正说着,又有几辆车飞驰远去,真真急死人了。这时,一辆黑色的轿车在小伙子的手势下竟奇迹般停了下来。谢天谢地!总算打到。我想都没想连爬带跌地钻入车中。一上车司机就发动了。我叫着,又拍打车窗,司机见状本来已启动的车徐徐又停了,他很体谅地轻轻问了一声:是要告别一下?接着,车窗缓缓下落。我伸出头谢过小伙子后终于松了口气。

车中很暖,冰凉脚有了感觉,忽悠悠的心也落到了实处。我理所当然地大声报出站名。真巧,司机说,我就住在大市场,可以把你送到附近。

咦,我怎么觉出有点异样,这车有些不同。这么干净,整洁,舒适,没有计价器。这难道不是出租车?我问司机。不是,是我的车。这……是你的私家车!那我应该给你多少钱呢?他微笑:不要钱。哇!我遇雷锋了吗?你人真好,太感谢你了,如果不是你,我真不知如何——他却不看,目视前方。

这其实是一个很阳刚的中年男人,侧面棱角分明。我没头没脑地又说了些诸如如此的感谢话,他只淡淡地应了一声:不过是举手之劳。我们聊了起来。得知他在大市场做生意,今天是朋友结婚来帮忙的。车开得很慢,最后在一个交叉口停了下来。只有一站路我便可到家。下车,很注意地看他,衣着体面,目光有神,双眼皮,肤色有些黑。他仍是那么轻轻地对我说:在路灯下悠悠地晃回去,省一块是一块嘛,很体谅而不失幽默。

就这样,在腊八节夜里,我就这么温暖又愉快地搭错了一次车。

ZHAOQIJIN

赵柒斤

农村“双抢”和我的“暑假作业”

同事说:读初中的儿子抗议了,放暑假比上学还累,每天要补习五六门功课。闻听此言,我便对自己过去的暑假做了一次短暂的回访。

老家的夏天真不适合长时间逗留,它似乎更迎合回味的需要。村后梯形的山头如大坝虽延迟了早上阳光的降临,却也阻碍了白天太阳喷射进来的热浪散发。在这样的空间从事繁重的农业劳动,不仅有体力上的辛劳,还有心理上的疲倦。

山村朴实的土地接纳了水稻,水稻也秉承了山里人的品性,沉静地向土地深处扎下根须并健康成长,待到一年阳光最猛烈的时候,它显露出金灿灿的笑容。成熟早稻的金黄与晚稻秧苗的嫩青也疯狂地撩拨着老乡的心尖。此时,山村的“双抢”(抢收早稻、抢插晚稻)大戏也就粉墨登场了。

此后的半个多月里,水田便是一张铺开的大网,网住了我暑假大把大把的时间。眼瞅着一天比一天热,一天比一天晴,山塘、水沟里的水一天比一天少,家中还是3亩多黄稻长于田中,老爸急得整夜整夜难合眼。窗外水亮亮的,朦朦胧胧中,已顶着烈日连续反复参加割稻、脱谷、拖草、插秧等劳动的我,恨不得用牙齿撑起打架的眼皮,可老爸又沙着嗓门吼:“怎么还没起来啊?都起来割稻了!”

我睡眼惺忪地一边嗯啊着,一边慢吞吞地穿衣。等哥哥和我用平板车拉着打谷机来到田垌,薄雾中已能听到邻家稻田传来“啾啾”的割禾声。拿起镰刀走下田,村里的公鸡才叫第二遍。

阳光终于爬上了草帽,草帽下结实的肩膀上下抖动,那是我和哥哥站在脚踩打谷机踏板上翻滚着手中的稻把。打谷机谷仓里飞溅的稻谷打得父亲手臂隐隐发痛,父亲的眉间却舒展出一片欢愉的亮色……母亲拎着晒稻耙走向场基,拣颗谷子一咬,嘎嘣脆响,便自言自语道:“今年稻谷好,瘪壳少。交公粮、做口粮都没二话说……”

稻田里的镰刀一把比一把舞得快,打谷机一台比一台唱得欢,吆牛声一声比一声叫得急。“双抢”已没了日夜,那是老乡们拼命地追赶着季节的脚步。走近立秋的边缘,田野仿佛如翻过手掌,金灿灿的大世界已变成绿葱葱一片……

那些暑假,年年做同样的“作业”,渐渐明白一个道理,每一束稻穗里孕育的果实,都是它拼命向土地深处挤压的结果。水稻在汲取天地灵气、浓缩自然精华同时,即便受伤、即便万般阻碍,也会下狠心踢开他们,以便彰显生命的本质。人生也是如此。

FANGGUANYI

方观贻

当年的苦,如今的财富

我出生在祖上聚族而居的老屋湾。这是一座很大的庄子,20多户人家都是一姓同宗。村庄依傍着一条大河,屋后是一围高山,当年山上古木参天,树荫把整个庄子遮映无余。

也许是这依山傍水的自然条件吧,当年全国大炼钢铁,村庄被选作炼铁厂的地方,我们要全村搬迁,建高炉,办铁厂。于是,在我3岁那年,也就是1958年3月,我家搬到离老屋两华里的李家坪。李家坪是一个小庄子,总共4、5户人家。我家是借同姓大伯的三间草房栖身。直到现在,虽然几经变迁,几经改建,几经翻新,但房址一直没有再改挪,还是在原址居住。

李家坪村虽然很小,但四周很开阔。村庄后面是一座高山,叫“落星山”。山脚下是一片竹园,园子旁有板栗树、柿子树、枣子树。夏秋时节,树枝上挂满了成熟的果实,对于在那个缺粮少食的我们农村孩子,那无疑是解饿的美食。但由于我家是新搬来的,所以,这些果树不属于我家所有,是秦奶的,她是最厉害的老人,也最小气。要想吃果,必须得偷。我就在夏天的午后,观察她家人都午睡了,就溜上树摘。气人的是,树上有许多鸣蝉,午后卖力的“吱吱”直叫,只要你上树有响动,它们就停止鸣叫,秦奶好像有感应,只要蝉不叫唤,她就知道似的,马上跑出来逮。我就只好溜下树,逃之夭夭。因为,她要是逮住我,就会跟母亲吵嘴。

TANGYUNMING

汤云明

老街情怀

老街不同于新城,它总是一年四季弥漫着市井和人文的味道。它总是寄托着人们的乡愁和怀念。一些过去的老旧时光,只有在这样的老街才能找回。我是一个怀旧的人,又是一个身心都栖居底层的人。所以,每到一地方,首选的目标就是去没有改造或改动不大的老城区看看。

下班时间,我经常会从所在小城的老街走过一段路程,好感受一下市井小人物生活本真的滋味和气息。这条老街大约有一公里的长度,从元明时期建城到现在,至少已经有六七百年的历史。在六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,从这条老街上走出过好几个举人、进士,走出过大航海家郑和。也见证过多个朝代更替,社会动荡,家族兴衰,人世冷暖。

小城六七百年的文化底蕴被浓缩成老人们熟知的“三山九井”、“四街道五城门八庙堂”。“三山”即围绕、守护着小城的三座小山“日山、月山和盖山”。“九井”指街面边上老百姓赖以生存的“红井栏、白井栏、张家井等九眼水井”。四街道是指一公里长的老街由北向南用“仁义礼智”四字,以几条相交的巷子为界线分为四条街,分别叫“居仁街、由义街、循礼街、大智街”。“五城门”是指“东门、西门、南门、北门和小东门”。“八庙宇”是指“三元公、元光寺、孔庙、玉皇阁、观音阁、藏经阁、清真寺、福音堂等八个庙堂”。小城还有七星捧月(七个小山丘)、四海(四个池塘)、镇邪双塔等历史遗迹和典故。

我就是喝着这条老街上“红井栏”的水长大的,它收藏和寄存了我最美好的童年时光。直到16岁时,我上初中,家里在城外建了新房子,一家才搬出了这条世代生活的老街。但仍然会经常来走走。看看这里熟悉的一景一物。毕竟,它是这座小城唯一还能见得到炊烟、柴火的地方,也是邻居们还可以相互串门子、拉家常的地方。几年前,听说要

我们两家关系本来就不好,母亲会很愠气。

父母都是文盲,在村里被人看不起,大集体时,队里算账,就靠别人说了算,有时想打听一下咋算的,会计就会发脾气,把算盘和账本往父亲面前一推说,你有本事自己算吧!父亲涨红了脸,嗫嚅着作罢。为了争这口气,母亲决定砸锅卖铁也要培养一个识点字的孩子。我是长子,就把这希望放在我身上了。

在学校,我没有钱买本子和笔,有一次,老师布置的作业没有做,我害怕了,早上我出门就没有上学。老师找到家里,母亲要打我,我逃出门,一头钻进前面的一块大稻田里。当时,稻子已经发黄,稻禾很高,钻进去外面一点也看不见我。母亲、父亲还有叔叔们在四下里找,根本没有找到。还是母亲看到稻田里有一道浑浊的水痕,用棍子把我赶出来,又送到老师那里,说了好多好话,又送一篮子菜给老师,总算完事。这是我一生中求学路上的唯一一次逃学,经过这次以后,我学习就用心多了,也不逃学了,因为怕成为村里的笑话。

母亲娘家原来很殷实,陪嫁时陪了一些银元,母亲用长袜筒装着,再穷也舍不得花。但为了我上学,母亲就拿银元换钱交学费,当时我记得一块银元换2元人民币。就靠这,我完成了小学的学业。

人们常说,苦难就是财富。想想儿时的艰苦,才真切地体会到如今生活的满足。愿我们知足常乐,永葆一颗平常的心,面对物欲的世界。

把老街进行旧城改造,真说不清是什么心情,有些无奈、有些伤感,又有几分惊喜……

后来,政府在小城的四条街道分别开了四个公私合营的杂货铺,卖些盐巴、红糖、酱醋、肥皂、牙膏等生活必需品。当然,这也是老街仅有的四个铺子,所以人们又习惯把四条街叫做“头铺、二铺、三铺、四铺”,我家就在四铺的南门附近。可惜城门在解放初期拆除了,我也没见到过昆阳的城门。只记得小时候在西门附近见到过一段城墙,还有一门埋在城门遗址上的土炮。后来,这门土炮被文物部门挖走了。

在老街上,我们可以看到闲散的老头在茶馆里喝茶、打牌、谈天说地,还可以看到一个老妇人坐在屋檐下聊天。晾晒衣服的、缝针线的、晒咸菜的、摆小摊、哄小孩子的随处可见。闲适的生活、人文的气息构成了老街形象。

物在变,人也非。少年时熟悉的玩伴大多不见,或见了也不认识。我少年时喊过的奶奶、爷爷早已经离开人世。少年时喊过的叔叔、阿姨大多已经步入晚年。连我,也无可抗拒地跨过了中年的门槛。

老街是社会变迁的活化石,更是一种带着乡愁的人文情怀。我感怀老街,其实也是感怀易逝的人生。我留恋老街,其实是想把祖祖辈辈的根基和血脉留住。

往事悠悠征稿啦

沧海桑田,岁月更替。总有一件事,让您至今难忘;总有一件事您亲身经历,一直有述说的冲动;或者,会有一件事,改变了您的命运……本版专门为有故事的您开辟,欢迎赐稿!版面有限,请您尽量将字数控制在800以内。电子邮箱为:478702039@qq.com,有稿费哟!